

Z 遇见·生活

# 乐余的时光印记

□融媒记者 朱雨馨 文/摄

在时光的长河中，有这样一条老街，它承载着岁月的故事，历经风雨却愈发迷人，这便是乐余老街。

乐余老街是我市境内保存最完好、最具江南特色的民国建筑群。当你踏入这里，仿佛能听见历史的低语，看见往昔的繁华在青砖黛瓦间流淌。

## ③ 老街旧巷中的时光印记

漫步如今的乐余老街，仿佛穿越了时光隧道，往昔的烟火气息扑面而来。走过古色古香的乐余桥，乐余老街的牌坊静谧伫立在街角，白墙灰瓦，满是江南小镇的韵味。

这里没有都市的喧嚣，没有匆忙的脚步，只有弥漫在空气中的宁静与自在。老街、老店、老手艺，共同编织成了一幅温馨而又充满韵味的画卷。炳章理发店、佰英钟表店……老街守护着这些乐余人耳熟能详的老店，老店又将无数人的回忆细心珍藏。

砖瓦上，岁月留下的痕迹仿佛在诉说着过往的故事，木柱上，印刻下许多乐余人童年时的嬉闹……老街，见证了无数乐余人的一生。直至今日，仍有许多乐余老人，抹不去在乐余老街逛一逛、淘

淘货的习惯。在这条承载着历史与情感的街道上，时光仿佛放慢了脚步，人们得以静下心来，触摸历史的温度，感受老街独特的魅力。

乐余老街，不仅是城市记忆的宝库，更是城市喧嚣之外的心灵栖息所。无论时代如何变迁，它都将继续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，等待着更多人来聆听它的故事。

扫二维码  
遇见美好

## ① 长江滩涂上的商街传奇

1933年，在一片荒芜的新围滩涂上，乐余老街破土动工，开启了近百年的商街传奇。

当时的乐余，只是长江之畔的一片滩涂区，居住人口不足1万人，零星分布的小店难以撑起一片商业天地。富绅张渐陆独具慧眼，他望着滔滔江水，心中勾勒出一幅宏伟蓝图：此地虽贫瘠，却坐拥长江水运之便，若能建起一条街市，必定能成为南北货物集散的黄金之地。张渐陆四处奔走游说当地乡绅巨贾，众人被其打动，最终决定联合投资。他们耗费数十万担粮食，历时两年有余，建成了这条响彻百年的商贸街。

街市呈“T”字形，南北向的主街长380米，东

西向的北街长150米，宽3.5米。路面用石块铺垫，条石镶边。街市拥有店面240余间，“小瓦屋面，廊檐相对，板门木柱”，一砖一瓦透着江南特有的温婉气质。街市先后设有花行、绸布、渔行、粮行、旅社和百货等商铺120余家。由于乐余周边是江南重要的产棉区，街市也成为了纺纱、织布等最重要的商贸集散地。

商客们南来北往，操着不同的方言讨价还价，商船的汽笛声带着“乐余”的名号传遍了大江南北，各类货品更是远销苏州、无锡、上海、杭州等大城市。

## ② 岁月长河里的蜕变之路

20世纪40年代，战乱纷飞，老街依托着天然水道，“洋货”南来，粮食北运，在风雨中顽强生存。粮食和棉花，成为这条街的主角。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，乐余镇区以老街为中心，不断向外拓展，供销合作社、信用社、粮管所等相继建成，中学、工厂拔地而起……老街的辉煌悄然淡去，静静见证着乐余镇的快速发展。

风雨侵蚀下，老街建筑变得脆弱不堪，每逢江南雨季，雨水顺着瓦面滴落，似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。然而，乐余人对老街的深情从未消散。20世纪80年代末，商人们自发修缮房屋，陆续开张，逐渐形成了沙洲片有名的小商品市场，叫卖声再次回荡在街巷。

20世纪90年代起，乐余镇加快建设，老街迎来华丽蜕变。平坦的街道、拔地而起的四层商业楼，

展现出崭新的风貌。从时髦的鞋帽到精致的钟表，从实用的电器到色彩斑斓的布匹，老街成为了周边居民购物的一方胜地。人潮涌动，吆喝声、讨价声交织在一起，构成了一曲热闹非凡的交响曲。随着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，2007年，乐余老街列为张家港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取名为“乐余民国商贸街”，老街的历史价值与文化意义，凝练在了这短短几字中。

2012至2013年，政府再一次对老街进行了保护性修缮。秉持着“以旧修旧”的原则，精心呵护每一处建筑细节，按照民国时期的建筑工艺，对破损的房屋进行修复。新建的牌楼古朴典雅，题写的碑铭苍劲有力，一笔一句诉说着老街的前世今生。经过多次修缮，乐余老街保留下了民国时期特有的建筑风貌，商业元素也在规划中延续。

Z 方寸小店

# 老周和他的竹器店

□融媒记者 冯 瑶 文/摄

竹节在火花里裂出细密的纹路，三十五载蝉鸣起落间，烤竹的青烟依旧，在阳光下蒸成一片晃动的绿荫。

## 传承二代的竹刀

清晨的阳光穿过竹篱笆，照在满院青黄相间的竹料堆上。老周蹲在院角，正用火枪烘烤一根弯曲的毛竹，火星溅在长满老茧的手上。

晨阳街上的老住户都知道，要找竹梯

子、锄头柄，还得认准晨阳路上“老周竹器店”那块斑驳的木招牌。老周本名周桂清，从父亲手里接手这间竹器店时刚满30岁。15岁跟着父亲学剖竹，当过兵，做过木匠，老周最终还是选择在竹器堆里扎了

根。“以前家家都用竹器，农忙时做梯子都赶不及。”他摸着墙上挂着的旧竹刀，刃口已磨出月牙形的缺口。

## 火里淬出的手艺

老周的竹器店里堆着从浙江、安徽等地运来的毛竹，最粗的有碗口大小。“冬天的竹子油性足，不生虫。”老周抄起一根竹子，竹节处微微隆起。做农具讲究“看竹下料”：梯子要选三年生的老竹，锄头柄得用竹根部位，天然的膨大处正好卡进铁器孔眼。

新到的竹子大多带弯，得架在砖块上烘烤。火舌舔舐处滋滋冒油，待竹皮烤成焦糖色，他戴着厚手套猛力掰直，一瓢凉水泼下，白雾腾起，竹身便留下铜钱大的黑斑。工具间里摆满了老周自制的“老伙计”：篾刀、手钻、圆凿，木柄都被磨出深褐色的包浆。每天午后，老周都习惯坐在

竹堆旁拾掇工具。他抡起竹根开削，碎屑簌簌落地：“现在年轻人连锄头犁耙都分不清喽。”削出的棒头要裹木片、钉竹钉，装好的农具得掂着趁手、抡着不震腕——这些诀窍，机器永远都算不准。

## 执着坚守三十五载

老一辈人常说：“竹刀拿得起，不怕没柴米。”可这些年光景变化太快，轰隆隆的机器开进田里，家家户户的锄头镰刀都落了灰。只剩下舍不得荒了自留地的老人，还会来老周的店里置办几件趁手的农具。

“也就是混口饭吃。”面对竹制品的逐渐消亡，老周不免叹息。

日头西斜时，路灯影子爬进小院，老周依旧在低头剖竹。光阴从他指缝间溜过，化作满地黄褐色的竹屑，风一吹，沙

沙响成旧时光。“能干多久是多久吧。”老周掐灭烟头，又点燃一支。握刀的手早已布满了裂口，而那些被火烤过的竹节，却仍在固执地等待下一个春天。



老周在削竹子



店里的竹器



扫二维码 遇见美好